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八

正編

纂類

宋劉裕

附子孫

王鎮惡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彭城縣人。裕素貧，唯琅琊王謐獨深敬焉。裕嘗召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謐，密以已錢代償，由是得釋。祿賊孫恩作亂于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討之。以裕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裕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裕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

輕騎尋之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惟裕獨無所犯恩北出海鹽裕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之之時雖連勝裕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進向泥濘裕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爲前驅裕以吳人不習戰命之在後是夜裕多設奇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裕且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示以示服賊疑尙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

行擊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晉帝以裕爲下邳太守。裕又追恩至鬱州及海鹽，類破之。恩自是饑饉，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裕又參其軍事。玄至，裕請擊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裕與東海何無忌竝固諫，不從。玄克建鄴，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于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廣陵亦豈可得至牢之竟綏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修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

裕爲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于臨海。桓玄篡位，遷晉帝于尋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否？桓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總明有智賢，嘗見裕，因謂玄曰：「劉裕能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修誘還京口，裕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時桓修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孟昶爲州主簿，乃令昶就相謀，以兵襲弘。諸葛長人爲豫州刺史，才

達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王元德童厚之、謀于建鄴。文玄刻期齊發。裕託游獵與無忌詆之。憑之殺從弟藩。憑之從子韶弟祗隆、叔道濟和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侯詰旦城門開。無忌等稱詔馳入。斬修以徇。裕和勸弘期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和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弘方噉粥。卽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克京口。修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與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于大航。諸君非太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

退教既至裕命誅弘等殺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裕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內應邁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此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爲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扈興厚之等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軍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裕造遊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裕光曜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爲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

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裕爲盟主、以孟和爲長史、總後事、擅憑之爲司馬、軍次竹里、移檄都下、三月遇吳甫之于江乘、裕躬執長刀大呼、卽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敗死之、衆退、裕進戰、斬敷首、初裕建大謀、有工相者相裕與無忌等皆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裕知其事、必捷、玄聞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卜範之屯覆舟山、西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帔冠諸樹、布滿山谷、裕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

火謙等大敗玄。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逸。庚申。裕鎮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于宣陽門外。造晉新主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愨率百官奉迎。乘輿玄挾天子走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于崢嶸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建鄴。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

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南燕。朝議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

俗行，俗以相監，中軍留府事，到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軍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僞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迎戰此下策也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瑋曰主上旣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人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苻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

喜形于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樓敵人
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
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在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
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
帥騎進拒巨蔑水前鋒孟龍伯與戰破之五樓退走
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
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
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
城此韓信所以破趙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
將軍河南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

自海道至矣。向彌假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二重，撫納降附，採拔賢俊，華夷大悅。于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嶧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興使爲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

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
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
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
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
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羗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
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
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
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羗見代齊殆
將內懼自報不暇何能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暉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

姚紹于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逼于
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
還降于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
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
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
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
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
辱遂降于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
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二并範家赦之十月
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

懸綱毋于城上。文解之。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劉裕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以毋託劉敬宣而已。初，敬宣以父牢之謀襲桓玄，牢之慮事洩，自殺而敬宣奔慕容德，已而還晉。故超託之，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

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
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初裕之北也徐
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
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克京師劉公雖還無能爲
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
時裕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南
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于豫章內外震駭朝議
欲奉乘輿北走裕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遁江
上徵聞知賊尚未至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
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如其不然覆溺何害即

命登舟，舟移風止，過江止京口。衆乃大安。四月，裕至都，劉毅自表南征，裕以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偕進。使劉藩止之，毅不從。五月，盧循敗毅于桑落洲，及審容，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之旬日，乃從。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艫艦亘千里。孟和懼，欲擁天子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

求活吾計決矣。初裕征慕容超惟孟和勸行和乃表
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
賊衆我寡分其兵則割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
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裕移鎮石城乙
丑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
洲成擒耳。徐遣覆微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
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晉軍潰裕登石頭以望見
之悅。庚辰賊設伏于南岍疑兵向白石裕率劉毅北
拒留叅軍徐赤特戍查浦戒令勿戰裕既北賊焚查
浦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丹陽裕還

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戰于南塘七月徂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城之曰我十二月必破狄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別殺固求進討盧循長使王誕密言于裕曰毅旣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十月裕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盆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克其城盧循父蝦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裕躬提幢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

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追哥冲流蹙之因
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所斬上軍先備火焚之天敗
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
將戰裕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皆懼裕笑曰昔覆
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
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斬
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
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
洛既作輔豪強肅然至是會稽餘姚唐亮復藏匿亡
命千餘人裕誅亮亮會稽內史司馬休之晉帝授裕

與至爲此
何如勿用

太尉中書監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
送都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惠疾求歸以豫州刺史
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
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也厚自
矜許朝士素望者竝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
庾僧施竝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
請僧施爲南蠻校尉裕知毅終爲異端心密圖之毅
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爲副二裕偶許
焉藩入朝裕命收藩及謝混竝賜死自表討毅裕發
建鄴遣參軍王鎮惡前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

誅十一月裕至江陵分荊州十郡爲湘州裕仍進督
焉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裕每優容之劉毅旣誅長
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
謀作亂裕刻期至都而每奄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
奉候于新亭長民亦驟出旣而裕輕舟密至已還東
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
皆與及之長民甚悅裕密命左右丁吁自慢後出于
坐拉焉死于牀側與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先是
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伐之敬宣由犍江轉戰而前
譙縱求救于秦秦王興遣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至黃

虎去城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險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喪死者大半乃引軍還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爲中軍將軍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諫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

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君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父益州刺史毛瑾爲譙縱所殺。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常以死自固。不許。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于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

正與魏田
合

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
暉尚書僕射譙亮帥衆，搗餘屯平模，夾岍築城以拒
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且欲
養銳悉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
向內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兵猝至，出其不意，
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
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
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
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
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

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
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
麾自散矣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
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
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賊熹急撫之斬
之小苟聞之亦潰于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
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昞封府庫以待晉師壬
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
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
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

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有盜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徒曰：「蜀之存亡實係于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于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多侵盜。府庫徙馬耽于越。鴛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泰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裕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

都招聚輕俠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
思并與裕書陳謝十一年正月裕收休之子文實兄
子文祖竝賜死率衆西討復加黃鉞領荊州刺史以
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裕
休之府錄事參車韓延之有幹川才裕未至江陵密
書招之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偏闔境士
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
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
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
位况以大過而當戮邪來示云處懷則物自自由來

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劉藩
死于閭闔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詭方，角囊
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間外，無自信諸侯
以爲得筭良所取也。吾雖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
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凡流渾
濁，當與臧洪游于地下，不復多云。裕視書歎息，以示
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裕濟江，休之衆
潰奔姚興。裕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循侵逼，故寢
及荆雍平，乃謀外略。會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
關中擾，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十三年，衆

軍至洛國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冠軍將軍
檀道濟等軍火潼關三月庚辰裕率大軍入河五月
帝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軍王鎮惡舟
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于
藍田王鎮惡克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焚感
大日聚東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裕至長安長安豐
倉帑藏盈積裕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
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
將帥遷姚宗于江南送泓斬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大
會文武于未央殿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

經略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先是安西
中兵叅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
長史王修關中亂十月裕遣右將軍朱齡石代桂陽
公義貞爲雍州刺史十四年義貞遷爲赫連勃勃所
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裕至彭城解
嚴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侍郎王韶之
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瑯琊王德文德文常在帝
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
德文有疾出居于外韶之以散衣綈帝于東堂裕奉
德文卽位于是剪除宗室之有才望者七月裕移鎮

壽陽明年四月入朝謀篡晉有司草禪詔既成請帝
書之帝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植玄之時天命已改重
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遣散
騎常侍謝澹等奉璽書歸皇帝璽綬晉帝遜于瑯琊
王第初裕以毒酒一甕授前瑯琊郎中令張偉使酖
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子道自飲而
卒太侍褚秀之侍中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
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嬪
妃共處一食自煮食床前飲食所資皆出于褚妃故
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裕令淡之與左右衛將軍袁

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于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三年上不豫太尉劉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謝晦護軍檀道濟竝入侍醫藥以廬陵王義貞爲侍中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上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常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爲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入者

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
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母后不煩臨
朝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言裕曰日不
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屢自然解之裕曰政以解
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常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
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
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
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
西堂施局脚床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
廣州常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裕亞世六精麗勞人即

付布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徵時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耨耕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裁之以留于後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劉裕伐廣固人或薦之裕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結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劉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初劉毅請以其弟兗州刺史劉藩代已至是鎮惡揚聲劉兗州上毅信之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崩

思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三人對舸、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鼓、長牘令後有軍狀、及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宴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但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黜、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裕手書、凡三、兩示毅、毅皆燒不視、城內亦未信、裕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且鬪、且語、知裕在後、人情離離、

殺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益鎮惡身被五箭
江陵平後三十日大軍方至及劉裕北伐與鎮惡諮
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
晉文王委蜀于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
惡曰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
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次潼關謀
進取討鎮惡取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
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
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
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岍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

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飭
乘衣糧盡矣逐流惟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
卽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
肅于壩上奉迎劉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裕
留第二子義貞爲安西將軍鎮惡爲征虜將軍領安
西司馬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
功又鎮惡爲首時論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裕將
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
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
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傳弘

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也。卽位二年，多乖失。徐羨之、傅亮謀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計。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于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游天泉池，卽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

侍者于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收璽殺群臣，拜辭，送于東宮。以太后令廢爲營陽王，遂幽于吳都。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之于金昌亭。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小字車兒，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徐羨之傳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傳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士謹操尚鄉恥，輕薄江左，宴然無事，惜其不自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弑。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也，爲江州刺史，舉兵尋陽，誅劭。

卽位爲人機警勇決博學文章華瞻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秃筆書自免奢慙敗度閨門無禮待諸第如寇讎殺戮忠諫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末年猶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常凭几昏睡廢帝子業武帝子也旣卽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先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期旦訛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或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共謀弑帝

蒼梧王昱明帝子也。或云嬖人李道兒所生。初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地。太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明帝屢勅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車騎遠走。二千里。太妃不復能進。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常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遣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及建平王景素舉兵京口。不克而死。王放恣尤甚。無日

不出，鍼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割。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判解爵割，嬰兒不免。沈

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後爲蕭道成所弑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迎立安成王準卽位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逼帝禪位帝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王家宮中皆哭遂逐出宮封汝陰王復弑之在位二年年十一

齊蕭道成

附子孫沈攸之

齊高帝蕭道成居東海蘭陵縣中朝喪亂高祖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

僞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也。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郎、但當遇之耳。宋明帝卽位、爲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州郡、皆起兵、明帝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助、遣臨川肉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道成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道成軍容寡闕、乃編搜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遷及張永等爲魏敗于彭城、淮南孤弱、以道成鎮淮。

陰遷南兗州刺史。明帝嫌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道成。道成戎服出門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道成卽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令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于尋陽，朝廷惶駭。道成與隋淵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

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
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
索筆下議。餘竝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
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
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
單車白服出。新亭。加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
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臥。以
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
與賊大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
衆皆不知。其別率杜黑蠡急攻東壘。道成挺身上馬。

是一將手

帥衆百人出與黑蠡拒戰自曉達明旦矢石不息其
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
夜驚城內亂走道成執燭正坐聽聲呵止之如是者
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于阜茨橋直至朱雀
航王道隆劉勔並戰沒初勔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
爲東山頗忽時務道成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
艱難之際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
乎勔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開
東府納賊張永潰于白下宮內傳新城亦陷太后執
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張

敬兒等從石頭濟淮問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
範與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
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
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昨皆已斃死屍在南岡
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
也。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
曰。今國家者此公也。道成進爵爲公與袁粲褚淵劉
秉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
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
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晝腹爲射的。

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人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不復射不如是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道成膺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時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爲朝野歸心潛爲自全計布誠于道成道成拒而不納景素尋舉兵道成出屯玄武湖事平乃還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道成形置腹爲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時道成在領軍府蒼梧自來燒之冀道成出因作難道成堅臥不動蒼梧益懷忿恚所見之物皆

呼之爲道成。以手自磨。疑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于國。今害之。誰爲汝盡力。故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紀僧真言于道成曰。今朝廷倡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拜廣陵起兵。道成子贖時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贖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廣。

陵恐未爲長筭。今秋風行起鄉。若能與垣東海傲共。
勤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日。
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
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日定。不可遠去。根
本自貽。倡屢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
知。若車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
足下牀。恐卽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貞曰。主上
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
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日公爲逆。何
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

次子凝皆以爲帝好單行道路于此立計易以成功
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爾道成乃止東中
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諮起兵于
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道成夜
著青衣扶匄道路爲道成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
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
于殿中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
門左右門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于
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于道成門間聽
聞之帝乘露車輿左右于臺閣賭跳仍往青園尼寺

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不閉，廊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竝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弓身刀劍之敕，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勅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于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

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爲行還敬則恐內人觀見以
力環塞室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
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
驚懼旣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已丑旦道成戎服
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褚淵劉秉袁粲入會西
鍾槐樹下計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
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眼光如電秉口尚書衆事可
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大讓袁粲又不受
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
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劒戟羽儀

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桀欲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于是長刀遮桀等名，失色而去。秉從弟韞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耶？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撫膺曰：兄肉中豈有血邪？今年族矣。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腹，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

反稱太后詔已下都乙卯道成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爲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時道成子贖爲郢州長史蘊伺贖出弔因作亂據郢城贖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道成道成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見道成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反問初至道成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會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秉從弟領

軍輜及直閣將軍十伯興等嚴兵爲內應。道成命王敬則于宮中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粲。乘走。顧擔湖。蘊逃。闕場。竝擒斬之。粲典籤莫嗣祖同粲謀。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亦竝赦而用之。時黃回頓新城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道成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誘黃回至東府殺之。乃謀篡宋。建元元年四月。道成卽位。封帝爲汝陰王。築宮于丹陽故縣。置兵守衛。或走馬。

遇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
齊王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帝卽位後，身不
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
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櫛櫨以銅爲
飭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布履，華蓋
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
金與土同價。

沈攸之，先湖州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廢帝景和
元年，除豫章王子尚叅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竝爲
廢帝所寵，誅戮群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明帝卽位，

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
反叛子勛兵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尋陽太守率軍據
虎檻時王元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
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
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
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
諧群帥衆竝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
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竝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
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

有心人

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于赭圻。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頭，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克赭圻。攸之

進平尋陽封貞陽縣公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歛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豫顧命乃以攸之爲荊州刺史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還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攻計西山等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

積漸懷不臣之心。自擅閭外。朝廷疑憚之。累徵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廢帝旣殞。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道成遣攸之子元琰齎廢帝刳斫之具以示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尙未得卽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道成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稱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

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蕭道成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至華谷、投州吏家村人欲取之、攸之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廢帝鬱林王昭業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飭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

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又惠太子目疾及薨帝侍疾及居喪哀毀才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爲閣于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人輒徧時不出。帝與文惠幸姬霍氏淫通。皇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等竝爲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旣而尼媚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嘗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鸞于西州中。勅用

事不復關。諮鸞慮變，先使蕭謹坦之等于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等繼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閣，令闕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謹領兵先入宮，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謹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楯欲戰。謹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遇弒。

海陵王昭文鬱林弟也。爲蕭鸞所立。帝起居皆咨鸞。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大宮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卽位未四月。鸞弑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姪也。性情忌。亟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類。信道術計數。每行出幸。先占利害。問于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及疾篤。勅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

後廢帝東昏侯寶卷。明帝子也。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自江祐遙

光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守後堂戲馬鼓譟爲樂合
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呼雜以羌胡橫吹
諸技常以五更就臥至曉乃起太子所生母黃貴嬪
早亡令潘妃母養之拜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
從後着織成袴褶金簿帽執七寶縛梢又有金銀校
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着
絳衫以爲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阮弈馳騁
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馳去馬
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濕織羅采珠爲覆蒙被雕
巧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拾

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
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霸韻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
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幢初學擔幢每
傾倒在幢抄者必致蹉傷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倦擔幢諸校具服飾皆自製之綴以
金華玉鏡衆寶乳婦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與病棄
屍不得殯葬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
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又嘗至
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
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至蔣山定林寺一沙

門病不得去藏于草間爲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
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麀鹿亦不射邪乃
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爲避圍之
舍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爲阿文蟲兒
及營兵俞靈韻爲阿兄數往諸才物家游宴寶慶恃
勢作姦富入悉誣以罪延及親隣皆盡殺其男口奄
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狼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喧之
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
殿詆訕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是年蕭衍奉南
康王寶融起兵二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

還宮內諸房間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衆救火，太極殿得全。帝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宮，慮有亂，不敢便入，參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栢寒，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栢梁旣災，建章是營。于是大起諸殿，又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飭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窓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爲書字，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

蓮花也。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歛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悉皆墜廢。又訂出雄雉、頭鶴、髦白鷺、縵百品，丁條無復窮已。親侍小人，因緣爲姦，科一輪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輪，準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懼威，口不得道，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是時南康王寶融廢帝爲涪陵王，而自立帝。又以閤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于是徵求人家梁樹，便

取毀徹牆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挿葉繁
花取玩。俄頃刻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
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
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
至是金以爲泥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
以錢價入不還直。雍州刺史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
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大以泰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
不及泰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潘妃放恣
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爲罪
田宅貲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計一

家見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男口必殺明帝之崩竟
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
亡制斬衰經杖衣悉麗布群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
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闍豎王寶孫諸
人共營肴羞云爲天子解菜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
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闍豎共爲婢販以潘
妃爲市令百爲市吏錄事將闔者就潘妃罰之帝小
有得罪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閹
內不得進實中荻雖畏潘氏而竊諸姊妹淫通每游
主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禪着綠絲履帝自戎服騎

馬從後又開渠立塋躬自引船塋上設店坐而屠肉
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又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范雲謂光尚曰
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
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
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曠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
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
縣首苑門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下揚
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爲率遠近悉令上米
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

役人多依人士爲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
多注籍詐病遣外監巫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
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竝是役蔭之家凡注
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兒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
年數多少群小以陳顯達下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
止得十日及蕭衍師至亦謂爲然裹糧食樵芻凡所
須物爲百日備帝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
決及至近郊乃聚兵爲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
坐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克紙鏝使冠軍將軍王珍國
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鬪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爲王

假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
豪驍將也既斃衆軍于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
投及赴淮水死者無數于是閉城自守城內軍士委
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爲副實甲槍七萬
人蕭衍長圍旣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
尤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
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
帝曰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
休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除金
銀離鑲雜物倍急于常法珍黷兒又說帝曰大臣不

留意使園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穆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穆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閣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趣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閣人禁防黃泰平力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和帝寶融明帝子也爲荊州刺史永元二年東昏之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

前鋒諸軍事明年蕭穎胄卒蕭衍克建康迎寶融至
姑熟衍遂篡位廢寶融爲巴陵王以南海郡爲巴陵
國邑繼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
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搢焉年十五追尊爲齊
和帝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九

左編

纂類

梁蕭衍

附子孫

梁武帝蕭衍南蘭陵中都里人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識鑒過人尤敬異衍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

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衍及兄懿、王融、范雲等典帳內軍。王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不耶？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每與衍密謀。時齊明將追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爲變，以問衍。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旣無智謀之士，瓜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竝惟利是與，若稍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

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曰：「亦吾意也。」即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竝至，續召隨王至都，賜自盡。豫州刺史崔慧景旣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憂之，乃起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罪白服來迎。衍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曰：「慧景反跡旣彰，實是上賊。」我曹武將，譬如犇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卽制之。衍笑曰：「某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于是曲意和解之。慧景送安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和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衍爲偏帥，諫廣之行。次熨斗州，時去誕

以身戰

以書戰

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衍欲大振威略，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雒陽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元陵進據賢首山，魏絕其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衍獨奮請先進，于是廣之益衍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渠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脇，衍堅壁不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退，劉昶有疑心，衍因與書間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地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

矣。今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傾壁千萬墜于水北，衍揚麾鼓噪，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和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和巾箱中，魏帝勅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爲司州刺史，衍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餉馬，衍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衍出見馬，簽書殷勤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任馬自歸。還都爲太子中庶子，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

小。牛。車。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河。守。樊。城。齊。明。擬。衍。雍。州。受。密。旨。出。頓。聲。爲。軍。事。發。遣。又。命。五。兵。尚。書。崔。慧。景。相。續。援。襄。陽。慧。景。與。衍。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衍。止。之。不。從。于。是。大。敗。衍。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以。衍。爲。輔。國。將。軍。監。雍。州。事。是。年。王。敬。則。舉。兵。會。稽。至。曲。阿。敗。死。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謠。言。更。甚。及。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

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八人號爲八要及舍人王恒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衍爲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衍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于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

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
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
悉召諸弟恐異時投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
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興睦
進退此萬全之策也弘策又自說懿懿不從徐乃迎
其弟偉及憺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手檀
溪密爲舟船之備及江祐江祀謀立遙光事泄被殺
遙光舉兵東城蕭坦之討平之已而齊主聽嬖倖之
譖殺坦之及劉暄惟司空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
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

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將軍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旤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江州刺史陳顯達以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遂舉兵逼建康平南將軍崔慧景擊顯

達斬之。豫州刺史裴叔業不自安。會陳顥達反。叔業遣兵救建康。實持兩端。顥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叅察建康消息。衆論益疑之。叔業遣親信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

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否。真度勸其早降。建康人傅叔業叛，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奉表降魏。魏封叔業蘭陵郡公，詔將軍崔慧景討叔業，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魏兵未渡淮，叔業病卒。慧景之討叔業也，將水軍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于是還軍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分遣千餘人鼓叫臨城臺軍。

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慧景遣子覺將數千人度南嶺，戰敗，遂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于道稍散，爲人所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賊滅之後，勸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遂還歷陽。若但放兵受其恩爵，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長史徐曜甫知之，密具丹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

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至是齊主賜懿菜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二年冬。懿被害。信至。衍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廳事。告以舉兵。曰。昏主暴虐。惡逾于紂。當與卿等共誅之。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多願從。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使過荊州。就行事宗室蕭穎胃。以襲襄陽。衍知其謀。乃遣叅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虎既發。衍謂諮議叅軍張弘策曰。今日天虎坐收天下矣。荆

州得天虎至必回遶無計若不見同取也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政小引日月耳沔陵本憚襄陽人加脣亡齒寒必不孤立挾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救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于頔胃兄弟去後衍謂張弘策曰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一天虎口具及問天虎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脅彼聞必爲行事于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

千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雨空
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夜遣呼西
中郎席闢文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闢文曰蕭雍州蓄
養士馬非復一日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
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
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
廷狂悖日滋京師責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
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籍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
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群邪所陷禍酷
相尋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

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
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胃從闡文等計。穎胃乃謂天
虎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信
獎主期，亦以頭借荆軻，于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
之，馳入城，將踰城，縣門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
參軍陳秀拔劍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衍。仍以南康
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
便進兵，恐非廟筭。」衍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
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使義而動，天時
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時，年月

乎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竟陵太守皆景宗遣
杜思沖勸衍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衍不從王茂
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入手中彼挾天子以
令諸侯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
之于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
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乎沔陽立新
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衍爲征
東將軍戊申衍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
悅衍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于襄陽人腹
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

建業、關、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興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陽，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開一里箭道，安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衆方舟而下，注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叛？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茂、景宗帥衆濟岸，進屯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沖迎戰，茂等大破之。荊州遣冠軍將軍鄧

元起等會大軍于夏口，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遊過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沖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爲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卽帝位，于江陵，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衍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衍出沔會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乙酉，衍移屯漢南，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齋蕭穎皆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岨，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

此機已失，莫若請救于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隘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能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然旣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

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群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相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行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夾峙待之。子陽又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

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七月衍命王茂帥軍主康綯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
陽水澗不能通艦其夜流星墜于城四更中無雨而
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大潰子陽等
竄走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
援衍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
加湖之敗誰不讐服陳虎牙卽伯之之子狼狽奔歸
彼間人情理當兇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
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

戊午魯山城主張樂祖降。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
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
茂遣叅軍朱曉求降。衍謂曰。城中自不誠。天命何意。
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嘗不吠堯。初郢城
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
七八。及城開。衍竝加隱恤。其死者命給棺槨。東昏聞
郢城沒。乃爲城守計。治囚徒以配軍。陳伯之遣蘇隆
之反命。求未便進軍。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
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卽日沿流。八月天子遣兼
黃門郎蘇回勞軍。衍登舟命諸軍以進路。留上庸太

守寧獻守郢城行軍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
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益城及衍至乃
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衍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留
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
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
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
湘糧運未嘗乏絕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
姑熟走至是天軍進據之自發雍州緣道奉迎百姓
皆如挾纊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
孫遣將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于是并茂呂僧珍

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遊兵大軍。次新林。建康士庶傾城而至。送款或以血爲書。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阜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離門。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岍邑屋以開戰場。自太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又遣征虜王珍國列陣于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尙十餘萬。闔人王侯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退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壬午衍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門。

內驅逼管署官府竝入城有衆三十萬是時蕭穎胄
卒于是衆望盡歸于衍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
因降初衆軍旣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
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熟奔歸又使
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曉諭竝降衍乃遣
弟秀鎮京口恢屯破墩從弟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
質棄郡赴降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稷非徐州刺史
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衍命呂僧珍
勒兵封府庫及圖籍衍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及兇
惡王咥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資

梁武帝所
也

將士以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天監元
年夏四月丙寅衍自立爲帝廢齊和帝寶融爲巴陵
王宮子姑熟尋弑之天監六年齊宗室子恪子範等
皆降爵爲子已而子恪遷都官尚書詳在齊明帝記
八年魏取梁三關十三年築淮堰以灌魏壽陽十五
年四月淮堰成九月壞死者十萬餘口十六年帝用
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詔以宗廟用牲牢有
累寔道宜皆以麴爲之于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
牲乃是不復血食六年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
城七年梁取魏壽陽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

殺人者死
一命可償
仇君百身
靡贖夫况
億錢乎

赤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錢
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率太
子好讀書屬文諡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
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鷲及諸物埋
于墓側官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啓
梁主云太子爲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鷲物大驚將窮
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
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歡爲嗣銜其舊事
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綱爲太子十一
年梁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一日今天下戶口減

落關外彌甚皆由使命繁數黠吏因之重爲貪殘雖
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
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淫侈成俗
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
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百司莫不奏
事但斗筭之人競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以深刻爲
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
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徵倖
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
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有宜除除之有

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啓奏梁主大怒深加詰責梁主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以傷民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禁也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解講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

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綽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爲南徐州刺史，梁主舍管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使迭爲東陽州，以慰其心。管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管以梁王衰老，朝多秕政，遂畜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襲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已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梁主舍身同泰寺。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

梁主遂爲所弑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卽位一年。爲侯景所制。旋見廢。卽僭制年號。將曰文明。以父制強臣。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爲大寶。初侯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于政事。王偉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間主。主苦勸行殺。以絕衆心。帝廢後。主偉乃曲。彭嵩王修纂進觴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旣公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于是嵩等并齎酒肴。曲項琵琶。與帝極飲。

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偉乃出，嵩進土臺，上修纂坐，上乃崩。偉撒尸，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繫之後，賊乃徹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牆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郭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刮去。有隨偉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文竝悽愴。云：帝被弑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見殺。太子神明端凝，于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悽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屈困阨而

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出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元年，都督荊州刺史領江陵。是年，侯景來降。二年八月，侯景叛，舉兵圍臺城。十一月，繹移檄所屬湘州刺史蕭瑒、雍州刺史蕭瑒、江州刺史蕭瑒等，遣世子引兵入援。三年二月，侯景給梁與監敕，止援軍。繹軍于郢州之武城，與蕭瑒等皆淹留不進。三月，侯景陷臺城，繹歸。

江陵初梁主以蕭譽代，張纘爲湘州刺史，徙纘代蕭
譽爲雍州刺史。纘恃才輕譽，迎侯有闕，譽至留纘不
遣。纘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纘與繹有舊，
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
州，鎮譽歸湘州。纘遣繹書曰：「譽欲襲江陵，譽共謀不
逞，繹懼自蠻中步道馳歸，樹柵掘塹以自守。」梁主爲
侯景所逼，遂殂。繹遣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九月，蕭
譽逆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蕭譽留參軍蔡大寶
守襄陽，帥衆伐江陵，以救湘州。問計于王僧辯，具陳
方略，以爲城中都督。譽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四

尺。營軍氣沮，釋與新興太守杜萌有舊，密遣之。斯帥所部降，其兄岍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舉母登城拒戰，營聞之，遁還。岍亦走，釋遂以僧辯代臬，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于釋曰：「今社稷危恥，創臣痛深，唯應剖心膏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第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第若不安，家國去矣。」釋不從。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僧辯克湘。

州殺蕭譽釋復移檄討侯景五月時梁境唯荆益所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受釋節度釋令屯白帝未許東下西陽太守蕭圓正圓照弟也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釋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衆自此起矣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僧辯之發江陵也啓繹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爲禮釋曰六門建康臺城有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咸清

之事請別舉人。繹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侯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穆相扶出于密室，逢杜賁千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我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竝沉于水。

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至是遂卽帝位。叅軍徐忬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忬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衛之會人告忬反，紀謂曰：以卿

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
紀乃盡誅之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釋立爲帝
承聖二年三月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瑒守成
都世子圖照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紀
信之梁主甚懼與魏主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宇
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
遲迴奉之甥也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迴曰蜀與中
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
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迴自散關伐蜀七月武陵
王紀與梁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

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領兵出，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梁將任約進攻紀，破之，拔其三壘。于是兩岷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的。」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又擒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下圓照等于獄，絕其食。至嚙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魏射還，趙圍成都五旬，蕭瑒屢戰皆敗，乃請降。趙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取

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迴爲益州刺史
史大清元年王僧辯留鎮姑熟侯瑱鎮東關壘陳霸先
鎮京口三年帝以王琳部衆疆盛得衆心故使爲
廣州刺史以遠之先是魏使來聘齊使又至釋接魏
使有闕魏使子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蕭
詡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城柵大
風拔木丙子續講百僚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王琳入
援魏軍至柵下釋猶賦詩無廢城破被禽爲魏人所
殺自侯景之難州縣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
緣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

南復爲蕭勃所據，攻戰所同，百里而近，以戶藩，不
盈王萬中興之盛，盡于是矣。武陵之平，議者歛因其
舟艦，遷都建鄴，釋將多楚人，不願移，釋亦未欲動，僕
射王褒尚書周弘正驟言，卽楚非便，御史大夫劉劭
以爲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于是乃留，尋
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散騎郎庾季才言于梁主曰，
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于北斗
心爲天王，丙王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
陛下宜整旆還都，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吉
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乃止。魏軍逼，謝朓仁勸

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荅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褒褒曰荅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荅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帝然之既授城內大都督以帝鼓吹給之配與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謀之荅仁請入不得毆血而去遂使太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項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克見在幽逼求酒飲必製詩四絕梁王啓遣尚書傅準監

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符準捧詩號帝不能禁
進土囊而殞之梁王啓使以布帊纏尸歛以蒲席束
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初承聖二年三月
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
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而天下大亂今復有
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逾年而遭禍又江陵先
有九十九洲故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
爲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者
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一洲
自生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

未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卽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岷相通。惟九十九云。

蕭詧。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侯景作亂。蕭繹攻詧。兄譽于湘州。詧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時攻柵不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詧夜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詧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

原其言亦
未必能勝
然不失爲
壯觀

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晉稱皇帝于
其國初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晉曰臣聞人主之行
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
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怙罔顧弔伐
之義俘囚士庶竝克軍實然此等戚族咸在江東悠
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
下旣殺人父兄孤人之子弟人盡讐也又誰與爲國
但魏之精銳盡萃于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
爲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
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

隨卽詮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
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服禹萬世一時管肅
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
德弟遠爲卿計則新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
城長幼被虜入闔又失襄陽之地管恨乃曰不用德
毅之言以至于是又見邑屋殘毀于戈日用恥于威
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遂以憂憤
發背而死敬帝方智江陵陷沒而爲王僧辯陳霸先
所立後爲霸先取而梁亡焉

王僧辯太原人也元帝爲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爲中

兵叅軍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爲府叅軍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二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僧辯降景景悉取其軍實而後加綬撫道歸竟陵于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于是緣江屯戍望風請照僧辯竝沈公私船于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解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主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北城自當非礙僧辯百人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

如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宮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道放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江州刺史。命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目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鸛鵲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勳賊帥朱子仙等困蹙。求諭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

迄禽于仙等送江陵郢州既平僧辯進師江州直指
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鸞頭等戍並
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
至盆口霸先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盆口與僧辯
會于白茅洲爲盟于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
皆淚下沾襟及發鸞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
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
風息若衆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
流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纓行甚迅疾景自
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將以石頭城降

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之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自石頭至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呼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東追景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卽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封永寧郡公陸納反於湘州詔僧辯討納已而納降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僧辯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兵謀襲建鄴陳壽先聞之馳報江陵元帝卽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

軍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督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未至，而荊州已滅。繹子方智卽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善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高渙至東門，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子顯往充質。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啟，因求以敬帝爲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於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

流不敢就岸，未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霸先時爲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人南門又自有兵來。僧辯遽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縱火焚之，方下就執。霸先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鬪？」計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一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霸先守京口，維以赤心，情好甚密。其長子顗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兵必出江表，因遣記。

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霸先仍使整舟艦器械霸先宿
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衛校而進知謀者惟
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
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霸先
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必須決在後欲何所望
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耶霸先曰安都噫我乃敢
進遂尅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霸先之誘歟天授

也

陳霸先

武帝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二年冬侯景寇

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征東將軍王僧
辯督衆軍討侯景次益城霸先合兵三萬將會焉西
軍乏食霸先計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
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立豫章王棟霸先遣
使奉表於江陵歡進時僧辯已發益城會霸先于白
茅灣乃登岸結壇用馬盟約進侯景以殷舫貯石沉
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清溪十餘里中樓雉相
接僧辯杜崩問計於霸先霸先以諸將不敢當鋒請
先往立柵卽於石頭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
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

大路霸先曰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弱
制強乃命諸將分處置兵霸先與王琳杜龕等悉力
乘之京衆大潰霸先與王僧辯等進啟請晉安王方
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人居朝堂四年五
月齊送真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明卽位改
元大成以晉安王爲太子初齊之納真陽也霸先曰
爭之以爲不可不見從霸先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
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
可知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綿金銀以爲賞賜之資
元月壬寅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

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

霸先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縱之，及其子頽。於是廢真陽侯，而奉晉安王卽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霸先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丁巳，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

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冰一合，買米一升，一升米買絹一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搗兩襜，搗青復搗黃。侯景服青。

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譎諫。驗邪。疾弗達。摩訶大
請和。霸先許之。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緣
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
夜大雨雹。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盡夜坐立
泥中。縣扇以撲足。指皆爛。而臺中及湖溝北水邊路
燥。官軍每得番易。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
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田會。霸先
從子倩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卽炊米煮鴨。誓
申一戰。鴨肉霸先命衆軍蔭食。攻之。齊軍大潰。執嗣
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虜蕭軌等將師四千人入

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綰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俘、買酒者一人、裁得一醉、是年霸先篡位、廢其主方智爲江陰王、改元永定元年、梁王琳伐陳遣使乞師於齊、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陳主霸先弑江陰王、諡曰梁敬帝、三月陳主殂、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椿於南院、候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

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國祚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日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漸卽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是日卽位以侯瑱爲太尉安都爲司空